

# 山水情

第十期

發行人：東吳大學登山社  
 輔導老師：曾國強  
 O B 會長：黃騰遠  
 社長：白宗益  
 編輯：莊津勻、葉靜慧、陳怡茹  
 電腦打字：呂巧玲、游妙玲、林志義  
 超級贊助：普利瑪  
 通訊地址：東吳大學郵政 86-4 號信箱  
 電話：本部 881-9471 轉 7436  
 區部 311-1531 轉 4105

## 回顧與展望

宗益

東吳山社創立至今已近三十個年頭，經過了前人的慘淡經營，其間也曾起起落落；但終究在胼手胝足的奮鬥中，寫下山社的每一頁歷史。

也許有人認為，社長、嚮導組長改為一年制，對於目前社團的實力負荷過重！但是，經營一個社團最需要的，不是充份的經驗，而是滿腔的熱忱！一年制之下的社團主要負責人，可以規畫社團的未來方向，並有充分的時間可以付諸實現，而不致於在學期的遞嬗過程中，浪費了許多時間。其實有很多社團事務都是在做中學，而且社團的活動是團隊的

表現，在與幹部們培養默契與共識之後，辦起活動自會順利許多；畢竟每個人都必須付出心力，社團活動才能成功。

自馬博會師成功之後，社團尚未有新的目標及方向。沉澱了一個學期，每個人都可以思考這樣的問題：「下一步，我們要做什麼？」也許在短時間之內，社團內部不會對未來方向產生共同的想法；但是，經過大家充份思考、反覆討論之後，所得到的共識，相信應可作為未來社團發展的目標與方向。

其實登山社是個富活動力、具創造力的社團。每個人都可以在這廣闊的領域中尋找自己想走的路；而山社的嚮導們正是維繫社團發展的中堅分子，嚮導資格的取得不但是一

種榮譽，更是一項責任。社團的未來掌握在嚮導們的手中，期盼每位嚮導都能有所認知，共謀社團的永續經營。

為山社未來付出你我實際的行動吧！只要你身為社團的一分子，並認同這個社團——

## 遊

### 夢

山愁

「翩翩飛鳥，息我庭柯，斂翮閒止，好聲相和，豈無他人，念子實多，願言不獲，抱恨如何。」

山居歲月，小家小計的過日子人，偶來的羽扇翩翩，或憩櫻枝，或息豆棚瓜架，亦群亦單，似促席說彼平生。

貪山瘋水的那些日子，只知沉醉於狂求，至於山水何？蟲魚何？日月星辰何？全然不曉，而自以為了然在胸的，也只是人類自沉的種屬好惡，幾時？真有斂下自狂自戀，貼貼心心——去聽聽那日月山川們的氣韻生動。

蝸蟻溪畔的公社時，常常，半眠裡被那攝人心魄的夜

酣惑得山前山後哭哭笑笑尋尋覓覓唱唱跳跳；後山有個小基園——景觀絕佳，在此玩笛弄簫，直是洞聲酣暢人欲醉！——心儀那裡主人的輕安自在無欲求，即連靜踞道旁的青石，也引我來此共渡無數的交輝星月夜。

夜的美，在他給人好寬好柔的想像時空，日裡舉目所見的非關自然，在此，都幻成了夜的精靈，水水亮亮的；赤足仰臥山前溪畔，聽蟲鳴星語水唧唧，何憾何求？臨溪的小路旁有棵令人堪忍睡癱的樹，若午夜或晨星初露時來，那群銀白的鳥兒們一定也在，沐著月光倒懸酣睡，林風輕眠。

眾鳥喧嘩中醒來，回視種種顛倒過往，皆夢中事耳。理荒穢自當在晨曦，草盛著豆曲若稀，自耕農亦是懶慢亦樂天，依著天公伯伯的放任自然，對滿園的無為放耕生趣盎然，倒也樂活地手足舞蹈窮開心。遠近的狗子貓兒，興味一上就跑來施施肥，看花草菜樹飛的跑的叫的跳的，大家夥一塊兒討生活，喳喳啾啾地望天高拔，大爽哉哪！至於園子外

過往紛紛議論的好吃不好吃，可用不可用，耐看不耐看，有名不有名：：罷，罷！

「終日竟夜，淹淹纏纏，隨波逐浪，波波劫劫，更不知所依何事，亦不知自己本來是甚麼人？」

雨來了，拍打著芋葉輕舞，萬種風情撩人遐思，昨兒個朋友問起，怪怪？為什麼地動後接著雨起——或許，地兒震震是胖胖的地婆婆打鼾，這麼個一氣兒悶衝，恰恰弄翻了天公公的烏龍茶，然後，茶來水來人也烏龍了。

話說「世外交情唯山而已，須有濟勝具，久往緣，大觀眼，方許與之為莫逆」，這濟勝之具，久往之緣，大觀的眼，幾家知了？幾家堪許？

歌淺淺深深地流著，剎時，「成功的意義就在超越自己——」潛往心底望我憨笑，說，成功？超越？自己？噯呀！了無去來生死跡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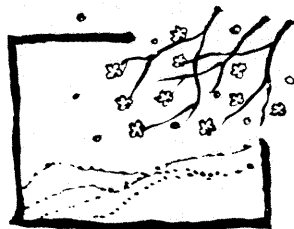
何嗟嗟作夢中顛倒耶——

且唱道：

白雲白

白白在天上

童年的回憶  
是白雲中的  
那臉 那臉



## 初來南湖

貞斗

最後一個轉折，最後一次陡上。終於，在審馬陣大草原對面，有如藍色太平洋中的悠游藍鯨——南湖，千萬年來，一直等待著，等待著我來實現那多年的約定。——南湖初見

風，不斷地切割過那結冰的風化岩石，沾滿霜雪的繩索，已不是雙手可以掌握的了。告訴自己，踩穩每一個冰上的踏足點，只要一滑，就下去那無盡的大濁水北溪谷了。

——冰凍五岩峰

我，已矗立在此千年了。  
鷹，從我頭上呼嘯而過。雲

豹，在我腳下奔馳。原住民來過，漢人上山過。走了日本人，來了破壞山最嚴重的中國人。我，已矗立在此千年了。

——玉山圓柏物語

夜裡，與那名在南湖待了三個月的生態攝影師閒聊。言談中，他流露出在現實社會中的不得志：：。後來，我告訴他，如果讓別人來決定自己的生活，那無論過的多優遇，內心深沉的悲哀，永不會止歇；自己決定自己的生活，無論多辛苦，那終究是對自己生命的負責。攝影師凝望著火堆——，而跟著他走過數十岳的土狗——「Hu——Lin」——依舊佇立在他身旁。

——圈谷星辰

註一：此次南湖行的成員為大哥與我。時間為一九九六年一月。

註二：該位攝影師為「臺灣山岳」第九期，「水晶南湖」一文之作者。

## 單車手記

貞斗

寂靜的公路上，只有車輪磨地的聲音傳來，踩著踏板的腳，終究是抵不過寒流南下的速度。我，只得，只得順著寒流南下，南下去尋找那一片朝陽。

——花東縱谷

在這群山環繞的原住民部落中，偶爾傳來村犬的長鳴。只是，在濃濃的霧裡，那傳說中的梅花鹿群，始終不曾再出現。

——南橫霧鹿村

南台灣的冬天。夜，來的好早，偌大的田野，籠罩在那一層望不穿的灰色空氣中，高懸天際的「獵戶座」，告訴我今夜仍是滿天的星斗。

——著農往六龜途中

路旁的煙草田與造型獨特的煙樓不斷增加，和善的客家農人也愈來愈多。我知道，美濃，已經不遠了。

——六龜往美濃途中

列車，高速的向前滑進，走如電影倒帶一般，我又再一次看著那些我走過的地方——消失在我身後。真的，如果你要旅行，那麼，告訴你，你的步伐放得愈慢，你得到的收穫就愈多。

——回程火車上

無題

進子

我喜歡回家，家裡充滿著關懷、疼惜與溫暖，附近又是海、又是溪、又是山，這是我愛的環境，一個看得到大自然野趣的地方——我喜歡山社，希望在山社留下點點滴滴的回憶。

大一的時候，希望搬出來住，唯一的條件是自己要負擔一切在外所需，不過，這是我自己要求的，話說回來，還真是自討苦吃。當時，沒兼家教，都是利用週末假日在青青農場打工。在班上，又有讀書會，而與幾位同學打成一片，極少參加山社的活動，錯過許多爬山的機會，替自己感到慶幸的是，還好有參加新訓及玉

山大隊、學到不少可貴的經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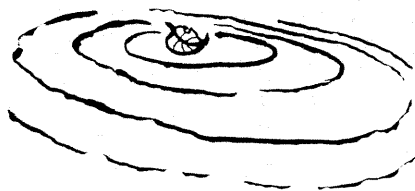
那時，我罕見於山社，大概是把重心放在班上吧！但是來了幾次社辦，和豆花、洒鋒聊天，才認識了有關社團登山、運作：等觀念，一方面心裡也有打算投身山社，所以我答應豆花，大二時，一定避免週末假日打工以投入登山活動，果然我做到了。不過令我感到最遺憾的是再也不能經常看到豆花了！

喜歡爬山的感觉，可以學習自我照顧與彼此照顧，更可一路欣賞自然，拋開山下的所有煩惱，自由自在的，真暢快，有機會更可認識一些交心的朋友，一起走來的路，大家也份外珍惜。感覺山社的小孩都像一群兄弟姐妹般。在山社，我學會了撒嬌，雖然自己也不知為何會這樣，不過感覺倒是蠻甜的。哈！哈！哈！

努力參與山社的結果是，體驗良多，成長許多。愈是這樣，愈加願意為登山付出。我喜歡我做的事，也把每一件事，視為每一個學習新知的好

機會，期望山胞們能積極推展社務，留下一些痕跡，以供將來回味。

我在哪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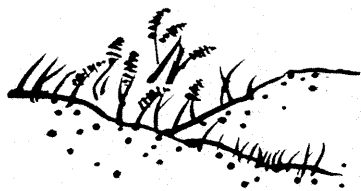
莎米

進入山社以來，參加種種訓練課程的經驗中，至今仍不斷學習的是「地圖判位」，雖然有多次上山的機會，總是依循人的腳步跟著，毫不懷疑，也未曾擔心過會迷失方向，就這樣呆呆地以為這就是爬山，單純地欣賞大自然之美罷了，可是，有一天，○○○。腥學長，莫名其妙地在社辦突然拿著指北針，指著桌上的筆筒問道：你們猜看看方位角多少？哇！一頭露水，原來這樣簡單的問號，竟然考倒在場的學弟妹，那時起，才愕然發現自己不知

長進，原來「地圖與指北針」是咱們上山的最佳拍檔，它內涵如此多的訊息，其中重重的線條都是有意義的，因此，藉著機會勘學長實際帶我們演練，之後，繼翔也在「獵狸尖」之行時，特別強調此一技能的訓練，再加上這回哲明的「拔刀爾」之行，又有充分時間做判位，當學長姐們出題後，首先，是一片寧靜，各自東西南北的轉啊！繞啊！在本動作一指北針歸零。地圖與指北針歸零後，彼此獨自捉住方向，用心、用感覺望啊望，隨即一片喧騰四起，各自說出自己的答案和理由，在辯論中，往往是一家歡樂多家愁，可見、地圖定位是需要多次反覆實地觀察練習的，光是靠紙上談兵是不夠的，此外，學長姐也說明此動作是隨時隨地的工作，應時時保持敏銳的觀察力，尤其是在中級山區活動時，更是必備的技術，而並非只有在登頂的山頭上，展望好時才能做定位活動，所以啊！當我運用地圖、指北針時彷彿賦予它生命。當非登山社朋友

問起我，這密密麻麻的地圖，怎麼知道自己在哪裏？我會神秘地告訴對方：「我走在等高線」。

後續：「地圖判位」時，好刺激喲！雖然截至目前為止，自己常常出醜，但希望咱們共同繼續學習，互相漏氣求進步，OK！



## 五月奇菜

貞斗

一九九六年五月，期中考過後，耐不住那薰人微風的呼喚，想去三千公尺的地方看看夏天的腳步是否已乘風而來。

約了人，翹了課，往奇菜去了。

出發前，強烈颱風「巴特」逼近本省。鑑於以往奇菜的幾次大山難都是颱風所促成

的，因而延後一天出發。

五月十七日晚上，往宜蘭的末班普通列車上，想到剛剛在台北車站與車箱內隊員們紛紛烏龍，心中正想暗笑，但一想到天氣的問題，思緒便又沈入被車箱甩在後面的黑夜之中。

沿著漆黑的海岸線滑行走著，經一些靜謐的小站如：外澳、梗枋、大溪，約午夜時分，車抵宜蘭，在漫步往台汽車站的夜色街道中，那份氣息依舊是屬於鄉下小鎮獨有的那份靜。

第二天一早，搭上中興號往梨山，五月的宜蘭鄉下，早熟的稻子與絲瓜花，將整個田野譜成了令人滿足的金黃色調。車子沿著蘭陽溪旁的中橫支線蜿蜒而上，對條已經走過十數次的公路，心中那份感覺絲毫未因次數的增加而減少，覺得她總是那麼美。

約中午到了梨山，轉搭往花蓮的車，車上坐滿了原住民，另有八位政大山社的要走屏風山。在大禹嶺下車，大禹嶺到松雪樓有九里的陡上，走

起來也是挺累人的。邊等便車邊吃學味們送的西瓜，後來看見政大的人拿出了蛋糕，於是立刻放下西瓜跑過去搶，當然，他們也不會忘記我們那可口的西瓜的。正當雙方吃得亦樂乎時，忽見一小貨車來，天意是也！於是拿出看家本領，手一伸，車就停了，好心的司機讓我們省了二小時的路程，但付出的代價也不小，因為一直要到了三號堡，我才發現倉惶間把那件 pile 放在大禹嶺路旁的機車上。

往奇菜的路就在松雪樓下方，非常的明顯，在這裡，隊友又擺了一次烏龍，害大家在草坡上亂切，切到差點菜起來。以後的隊伍切記「往奇菜的路就在松雪樓下方，非常的明顯」。

一開始就在箭竹叢中鑽行，下過雨後，箭竹底層紛紛冒出許多白胖的箭竹寶寶——竹筍。每一根都吸飽了山上的露水，摘來生吃非常的清脆可口。

途經黑水塘山屋，屋內漆黑一片，令人不敢望之。看到

許多竹筍旁的足跡，可見不只我們覺得竹筍可口，山豬、黑熊可能也吃得亦樂乎。一路上，不時可在小徑上見到山豬、羌、山羊……等的腳印。在快到三號堡前還聽見溪溝中傳來黑熊的吼叫聲，大家嚇得猛唱歌，亂叫，希望能先把它嚇跑，第一次感覺那雄渾強韌的生命就在身旁，不過還是不要撞見比較好。

當晚在三號堡，在這充滿各種靈異傳說的地方，四人都不太說話，怕吵到了那些我們看不到的人們。吃完箭竹大餐後，早早就寢，躺了許久，只聞身旁的睡袋唏噓聲，看來大家都難以入眠。早來的大霧，更為那種傳說添添絲絲迷離。屋外，小溪的水仍自嗚咽著，當年那些遇難的前輩，他們最後掙扎的情景，想必小溪都看到了。而這一切記憶，是否會順著小溪的水，流入了塔次基里溪，再流入立霧溪，最後消失在波濤無盡的太平洋中。再一翻身，瞄見從窗口透入屋內的絲絲藍光，霧——散了，天——亮了。